

在酒楼上

伤逝 阿金

鲁迅

钱理群 选编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鲁迅

著

钱理群
选编

在酒楼上
伤逝
阿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酒楼上·伤逝·阿金/鲁迅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10

(新经典文库)

ISBN 7-201-05129-6

I. 在… II. 鲁… III. ① 鲁迅小说—选集 ② 鲁迅小说—选集 ③ 鲁迅小说—选集 IV. I2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04059号

在酒楼上 伤逝 阿金

作 者	鲁 迅
选 编	钱理群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责任编辑	许 敏 翟明明 陈云梅 李珊珊 伍绍东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严 冬
内文制作	吴青青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迪鑫印刷厂
开 本	634×972mm 1/16
印 张	31.5
字 数	423千
版 次	2005年10月第1版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1-05129-6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导言 乡村记忆与都市体验——走进鲁迅世界的一个入口	
..... (钱理群)	1

上篇 《在酒楼上》——绍兴老屋的追忆

《朝花夕拾》小引	21
----------------	----

(一) 百草园世界

好的故事	23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25
阿长与《山海经》	30
五猖会	36
《二十四孝图》	41
风筝	48
社戏	51
无常	60
我的第一个师父	68
女吊	74

(二) 鲁镇世界

故乡	80
孔乙己	89
药	94
明天	102
风波	108

阿 Q 正传	115
离婚	151
祝福	160
在酒楼上	174
孤独者	183

中篇《伤逝》——北京胡同的体验

《呐喊》自序	205
--------------	-----

(一) 以北京为背景的都市小说

示众	210
伤逝	215
端午节	232
幸福的家庭	239

(二) 沙漠：北京心象

鸭的喜剧	246
求乞者	249
为“俄国歌剧团”	251

(三) “北京的魅力”的背后

灯下漫笔	253
马上支日记（七月四日）	260

(四) 北京街头小景之一

通讯	264
长城	270
马上日记 (六月二十八日)	271
马上支日记 (七月六日)	275

(五) 街头小景之二

一点比喻	277
有趣的消息	280
我还能“带住”	286
学界的三魂	289

(六) 别一种“粗暴的灵魂”

我观北大	292
一觉	294
淡淡的血痕中	297
纪念刘和珍君	299
忆韦素园君	304

(七) 另一个园子

秋夜	310
雪	312
影的告别	314
希望	316

死火	319
墓碣文	321
颓败线的颤动	323
死后	326
这样的战士	330
过客	332

下篇《阿金》——上海弄堂的观察

关于知识阶级	341
--------------	-----

(一) 夜上海

夜颂	347
阿金	349
弄堂生意古今谈	353
秋夜纪游	356

(二) 街头小景

看变戏法	358
现代史	360
推	362
踢	364
爬和撞	366
“抄靶子”	368
“揩油”	370

(三) 上海滩上的人物

“吃白相饭”	372
流氓的变迁	374
赌咒	376
吃教	377
“题未定”草(二)	379

(四) 教育畸形儿

上海的少女	382
上海的儿童	384

(五) 报刊西洋镜

论“人言可畏”	386
论秦理斋夫人事	389
文学上的折扣	391
“滑稽”例解	393

(六) 文坛万花筒

上海文艺之一瞥	396
“商定”文豪	408
文坛三户	410
文人无文	413
各种捐班	415
帮闲法发隐	417

查旧帐	419
中国的奇想	421
豪语的折扣	423
零食	425
奇怪	427

(七) 被抹杀的另一面

写于深夜里	429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439
为了忘却的纪念	441

(八) 鲁迅眼里的京派与海派

“京派”和“海派”	450
“京派”与“海派”	454
北人与南人	456

(九) 故事新编

采薇	458
出关	475
起死	484

导言 乡村记忆与都市体验——走进鲁迅世界的一个入口

导 言

这真是一个“说不完的鲁迅”：他的作品常读常新，他的世界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入——本书即是试图将鲁迅及其创作置于特定的“空间”与“时间”来阅读与考察。

—

鲁迅一生中有几次重要的空间转移：自从十九世纪末 1898 年十八岁的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矿路学堂学习，他就辗转于“南京—东京—杭州—北京—厦门—上海”几个城市之间；而每一次转移都对他人的人生之路、文学之路产生重大影响，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其中居住时间最长、体验最深的，是一个乡镇——他的故乡绍兴，与两个城市——北京与上海。他的创作激情正是源于从这三大空间所获取的乡村记忆与都市体验，而他由此而创造的“鲁镇（绍兴）世界”、“北京世界”与“上海世界”构成了鲁迅文学世界的主体。

人们很容易地就注意到“绍兴—北京—上海”这三大空间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及其转型中的特殊地位。绍兴不仅有着古越文化与浙

东文化的深厚传统，而且其所在的浙江正是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之一，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山顶洞文化”代表着居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类祖先的文化；长期作为封建王朝的首都，明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带有浓厚的贵族与平民色彩的北京文化，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北京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孕育、发展着中国现代新文化；但作为一个传统深厚的城市，北京的现代转型却又显得步履蹒跚。上海则是典型的新兴现代国际大都市，在那里，集中地显示了现代都市文明的全部魅力与矛盾。鲁迅的文学就孕育、产生于这样的生存环境与文化空间中，他最终成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最伟大的观察者、描述者与最深刻的批判者，绝非偶然。

值得关注的，还有鲁迅进入这三大空间的“时间”。当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发展到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所说的“衰落期”，孕育着新的变革时，鲁迅正好在传统与民间文化资源都极其丰厚的绍兴水乡度过自己的童年，接受了最初的教育，他既感受到了传统社会与文化的没落与腐朽，又最后一次直接领悟着以后缺乏系统的传统教育的几代人无法感受到的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同时受到了民间文化的熏陶，打下了精神的底子，成为他生命中永恒的记忆。而在社会开始发生动荡、故家日显败落、意味着社会变革的临近的十九世纪末，鲁迅既被现实所迫，又适时地“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在“南京—东京”找到了西方“新学”的新天地，并开始了自己的新的独立创造。在1909年归国以后，鲁迅的生命中曾有过“沉默的十年”：先后流徙于杭州、绍兴、南京诸地之后，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落潮期，于1912年转移到北京，在这里，一面“沉入于民间中”——沉入故乡民间记忆，咀嚼生活其中的普通人的悲欢；一面“回到古代”——如研究者所说，通过“以会稽郡为横坐标，以魏晋时代为纵坐标”的古籍整理，回到魏晋文化与浙东文化之中，形成了生命中的魏晋情结与浙东情结，这其实正是在为新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变革做充分的



准备。因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兴起，鲁迅成为其中的弄潮儿，也同样绝非偶然。在经历了五四的落潮以后，鲁迅又南下厦门、广州，目睹了革命高潮中混乱与失败后的幻灭，于1927年末起，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定居于上海。——这又是一个适时的空间转移：中国文化、文学的重心，正由以北京为中心的大学学院转向以上海为中心的文化、文学市场；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都市化、现代化发展也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正是身处这样的旋涡中心，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深切体验，成就了杂文家的鲁迅。

我们更可以扩大了说，正是前述空间与时间的交汇，铸造了鲁迅。

二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具体的文本阅读。

先读上篇《〈在酒楼上〉——老屋的追忆》。首先要注意的是《〈朝花夕拾〉小引》。此文写于前面所提到的大革命失败以后的1927年5月，鲁迅谈到他“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并因此说到“思乡的蛊惑”，却又强调“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鲁迅关于绍兴老屋或以其为背景的文字，都是过去式，而非现在式；是远离家乡以后身在别一样的城市空间里的反顾；不是现实的直接反应，而是一种追忆，是现时都市体验引发的乡村记忆。这之间的空间距离与时间差不仅颇耐寻味，而且几乎是领悟这些文字的内蕴的关键。

于是，人们注意到，收入本篇第一辑“百草园世界”的散文，写在鲁迅生命的两个阶段，在两个不同的时空里：前八篇除《社戏》外全写于1925、1926年间的北京与厦门；后二篇则写于1936年的上海。但却有着内在的相通：都面临生存的困境，以至死亡的威胁。《朝花夕拾》里的回忆文，如《小引》里所说，是写在遭遇围剿的“东壁”下，被通缉的“流离”中，以及一场大病之后；而写作《我的第一个师父》

与《女吊》时，鲁迅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程。我们可以说，鲁迅是在抗击外在黑暗势力的压迫，在与死神的搏击中，把他的记忆伸向遥远的童年的，以便从中获取生存的活力，激发出内心的光明，是一次自觉的生命与文学的回归与寻根。他在《阿长与〈山海经〉》中最后的一声高喊：“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魂灵”，是真正具有震撼力的；在某种意义上，“百草园的世界”这一辑的散文是可以视为鲁迅的安魂曲的。这里显示的鲁迅的死亡体验、童年乡村民间记忆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能够给我们以深刻启示的。

第二辑的小说孕育于前文所说的“十年沉默”时期，却喷发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之中，又成熟于五四退潮期，都收入在《呐喊》与《彷徨》两个小说集里，如鲁迅自己所评价，是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的，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同时又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的精品。鲁迅的这些小说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创造了一个文学的鲁镇世界。这里有着极其浓厚的绍兴地方文化的氛围，它提供了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转型期中国社会风俗的历史长卷；研究者又说它是“儒释道‘吃人’的寓言”。其内含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的丰厚，是同时代的现代小说所很难企及的。

鲁迅自己则强调，他的目的是要“依了自己的觉察”，写出“我的眼里”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这样，由于中国的等级制度，因为汉字之难而被剥夺了话语权，“默默的生长，萎黄，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的中国底层人民，终于因为有了鲁迅，而成为文学的主人公。——在此之前，如鲁迅所说，“古之小说，主人公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正是通过鲁迅之手，闰土（《故乡》），祥林嫂（《祝福》，阿Q（《阿Q正传》），七斤（《风波》），爱姑（《离婚》），单四嫂（《明天》）……成了中国文学，以至世界文学的不朽典型，而闰土、祥林嫂、阿Q，更是因为进入语文课本而为每一个中国人所熟知。其意义与影响，都不可低估。



研究者早已注意到，鲁迅的这些小说里，有一个“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归乡”模式。无论是《故乡》、《祝福》，还是《在酒楼上》、《孤独者》，叙述者“我”在讲述故乡老屋里的人的故事时，也在讲自己的故事，紧张地追问着知识分子与乡土中国的关系。《故乡》中的“我”，当年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农村社会所挤压，不得不离本乡、逃异地，到现代都市寻找别样的出路。二十年过去，依然在为生活“辛苦辗转”，却失去了精神的家园。此番归来，正是为了寻梦：那“时时记得的故乡”不过是心象世界里的幻影。最后闰土的一声“老爷”，使“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终于意识到自己与乡土中国的“隔膜”而再度离去，但仍坚守着希望：“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酒楼上》里，“我”有一段独白，特别值得注意：“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这里表现的是更深沉的无家可归的悬浮感，无可附着的漂泊感。它既表明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乡土中国“在”而“不属于”的关系，更揭示了人飞向远方与落脚于大地之间的选择的困惑。而周作人又将《在酒楼上》（或许还有《孤独者》）称为“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要注意鲁迅小说在精神气质上与魏晋文人的相通。早就有研究者指出，《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他的颓唐、消沉，都类似于刘伶；而《孤独者》里的魏连受自然，则具有嵇康、阮籍的孤愤之情；而这都有着鲁迅精神某一侧面的投影。

三

现在我们来看本书的“中篇”：“《伤逝》——北京胡同的体验”。先读《〈呐喊〉自序》。它讲述了一个鲁迅离开故乡绍兴老屋以后的故事：他怎样在南京的新式学堂里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他如何怀着“医学救国”的梦想，来

到东京，又最后走上了文学之路，却因毫无反应而“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但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里，又因为与老朋友金心异（钱玄同）的一番交谈而卷入五四新文学的大潮：这次北京胡同里的谈话，因此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历史事件。鲁迅在回忆中对北京胡同里的大院的描述，就格外引人注目——

“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这里的凄清、神秘、闲适与孤寂，都是典型的老北京气氛。——我们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走进了鲁迅的北京世界。

我们又读到了这样的文字——

“首善之区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这时候什么扰攘也没有。火焰焰的太阳虽然还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仿佛已是闪烁地生光；酷热满和在空气里面，到处发挥着盛夏的威力。许多狗都拖出舌头来，连树上的乌老鸦也张着嘴喘气，……远处隐隐有两个铜盏相击的声音，使人忆起酸梅汤，依稀感到凉意，可是那懒懒的单调的金属音的间作，却使那寂静更其深远了。

只有脚步声，车夫默默地前奔，似乎想赶紧逃出头上的烈日。

‘热的包子咧，刚出屉的……’

十一二岁的胖孩子，细着眼睛，歪了嘴在路旁的店门前叫喊。声音已经嘶哑了，还带些睡意，如给夏天的长日催眠。他旁边的破旧桌子上，就有二三十个馒头包子，毫无热气，冷冷地坐着。

‘荷阿，馒头包子咧，热的……’”

这是一幅典型的北京街景：不仅这仿佛“闪烁地生光”的“沙土”，那叫卖酸梅汤的铜盏相击声，是老北京所难忘的；而且这里的懒散、倦怠、寂静，也是老北京所特有的空气。而这幅北京风俗画正是收入《彷徨》的小说《示众》提供的。我们也因此注意到鲁迅的以北



京为背景的都市小说，这就是选入本书的《示众》、《伤逝》、《端午节》、《幸福的家庭》诸篇。

人们注目于鲁迅以绍兴为背景的乡土小说是自然的，但忽略这些北京背景的都市小说，却会影响对鲁迅小说丰富性的体认。即使是《伤逝》这样的名篇，如果注意它的北京背景，也会有新的感受——

“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在一年以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于是就看见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这会馆风景让我们又回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而处于风景中心的却是“五四”新女性：衣着，外貌，神态，全是那个时代的。敏锐的作者又将这样的新女性置于北京市民的视野中，就有了这样的同样具有时代特色的场景：“送她出门，照例是相离十多步远；照例是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又紧贴在脏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里的那个小东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斜视地骄傲地走了，没有看见；我骄傲地回来。”这场景是具有隐喻性的：离开了包围时代新青年、新女性的“老东西”、“小东西”们的北京市民社会，是很难理解小说主人公子君与涓生的悲剧的。

这里还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鲁迅是以五四新文化的新眼光来观察北京的，这就有了许多独特的发现与思考。

本篇第二辑的一组文章，展现了鲁迅印象中的北京风景。在《看司徒乔君的画》一文中，鲁迅对画家笔下的北京（北方）风景作过这样的描述：“在黄埃漫天的人间，一切都成土色，……深红和绀碧的

栋宇，白石的栏杆，金的佛像，肥厚的棉袄，紫糖色脸，深而多的脸上的皱纹……”。而他自己注目的，却是漫天的沙土——就连朔方的雪，在鲁迅的观察里，也是“永远如粉，如沙”的（《雪》）。请读鲁迅的《求乞者》——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灰土，灰土，……

……

灰土……”

“灰土……灰土……灰土……”的不断重复，给人以单调感与压抑感：连人的心都麻木了。是的，这无所不在的灰土是会渗透到人的心里去的。于是，北京风景变成了北京心象，“沙漠在这里。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没有好奇心。沉重的沙。”（《为“俄国歌剧团”》）而且有了这样的呼喊：“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鸭的喜剧》）这里，外在的沙土（灰土）变成了内在的沙漠感：不仅是寂寞，更是失去了一切兴趣、欲望，没有任何生气与活力的生命的窒息与沉重。这正是鲁迅的北京感受：他所感受到的北京的生存环境所造成的人（特别是一个渴求自由创造的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这才是鲁迅关注的重心所在。

这里也同样显示了鲁迅的北京观照的特点：他的如炬的目光，要透过外观景象追问背后的隐喻意义，从外在现象探察被遮蔽的本质。

于是，在几成定论的北京文化观中，就有了鲁迅式的非同寻常的观察与多少有些扫兴的论断，例如，北京的饮食文化，以及所谓北京文化中的“生活美”，一直是北京人的骄傲，是中国文人最喜欢大做文章的，也为一些外国人所称赏，“说是怎样可口，怎样卫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间第n”，还有一位日本人，在一本《北京的魅力》的书里，大谈中国的“生活美”对外来民族的“征服力”。有些中国人因此而飘飘然，却引起鲁迅的警惕。他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我实在不知道怎样的是中国菜”，他提醒人们注意中国平民的饮食：“有几处是嚼葱蒜

